

心燈加油



何春晴

小鎮故鄉

秋末的東台灣，空氣中帶有一絲絲的沁涼。夜間十點的玉里街上，店家早已打烊。火車站前的廣場，偶有一二人穿過，靜寂的街道，只有幾隻家犬在遊盪。東幹線的夜車，就像這平靜剛入睡的小鎮唯一未

停的氣息——呼嘯來去；而夜歸旅客疲憊的倦容，正與候車室內「BONG」的燈光成鮮明的對比。

中堂天純，就像眾人皆醉我獨醒般，在黑夜中仍燈火通明。方才開班前的仙樂飄飄，還在夜空中縈迴；黑板上也尚

留著「菜根譚」的醒語：「心事宜明，才華須韞」。而同修們在點傳師及夫人的班後小點——糙米甜粥中，再一次咀嚼天恩師德的「點心」。沒有人多嘴雜的喧嘩，沒有五光十色的話題，有的只是關懷與鼓勵。

離開中堂，背著伴我遠來小鎮的行囊，循著微黃的路燈，走在通往車站稍暗的街上。一位停靠在站前的計程車司機迎向前來，以眼神探詢我搭車否？我不禁裂嘴笑笑——我不是浮雲遊子，小鎮也不是我生長的地方；不過，這兒有中堂——我們的故鄉。

成長正德

「成長是為了正德」，常喜歡以此跟同修共勉；就像老人夢中的大船「長生」一般，誓為天下蒼生盡一份心力。伏羲「一畫開天」，令天地歸

基礎小品

位，清濁分判；而今科技「
化開天」，讓古訓退位，功利
抬頭。漢代典籍——淮南子有如
是的說法「倉頡發明文字之
後，從天上降下了粟米，夜晚
時分，群鬼哭號不已。」當
然，文字為人類帶來溝通的便
益，而天降粟米，更為人們填
實糧倉，免於春耕夏長秋收冬
藏的辛勞。這一切原該感恩上
蒼與聖賢，只是在便捷之後，
人心因之而起的利益爭奪、弱
肉強食等，終致冤魂四起，於
是在夜晚哭號不止，此正是
「天雨粟，鬼夜哭」的寫照。

所幸，功利社會中仍有一
群高瞻遠矚者，明白該為人間
做些甚麼，諸如：某知名汽車
業老板，在其私密的辦公室座
後牆上，懸著一幅「初心勿忘」
的扁額，提醒自己與員工行事
需「始終如一」。日本靜電療
身的倡導者原敏夫先生，亦提
出「協力態勢」的理論，警惕

世人，勿忘摒除療程中抵銷療
效的昔日不當行為。而台大徐
木蘭教授，在多變的企業理論
令業主不知所措中，提出「回
歸本業」的當頭棒喝。

同時在茫茫夜色中，更有
一盞盞燈火散佈在各地。他們
不但充實自己、修正自己，更
希望能幫助整治這滾滾紅塵成
一股清流。只是在逆流溯溪
中，切記穩固自己根本，方不
致動搖腳步而隨波逐流……祖
師四十八訓、談真錄、暫定佛
規、三清四正、佛規十五條……
：試想這些奠基的資糧，我們
都參研、學修而悟行了嗎？

心燈加油

不論燈具的精拙，不計燈
蕊的粗細，上天賜予的燈油是
如一的；在我如雛鳥般朝天
待哺時，那一點火花即能為我
們忻忻綻放。然而，在點燈之
後，當擾流的風從四方再起

時，試問我們經得起摧殘嗎？
光輝道院中級部學員的心血——
燈籠，在講堂上空迎風搖曳；
顧不得昨夜搭乘東幹線列車趕
來參班而乾澀的雙眼，我還是
睜大眼睛——一品賞。

風動燭火動，火動灼燈
籠；而唯一不灼身的燈火，在
您我自性中燃燒。祂來自明師
的點傳「點燈」，靠您我共同
扶持與輝映「聚燈」，將來我
們還得承擔薪火相傳「傳燈」
的重責大任。此時我們該做的
正是勤修、參班「聚燈」——為
自己心燈加油，藉此將我們每
一盞燈火彙集成「巨燈」照亮
自己照亮別人，之後方能讓燈
火永傳「繼燈」。

秋末的台灣，空氣中帶有
一絲絲的沁涼，在北上的國道
歸途中，看著窗外夕陽下爭道
的車輛，我擦了擦襯著「中」
字的領帶夾，心底不禁呼喚
著：「加油！心燈加油」。